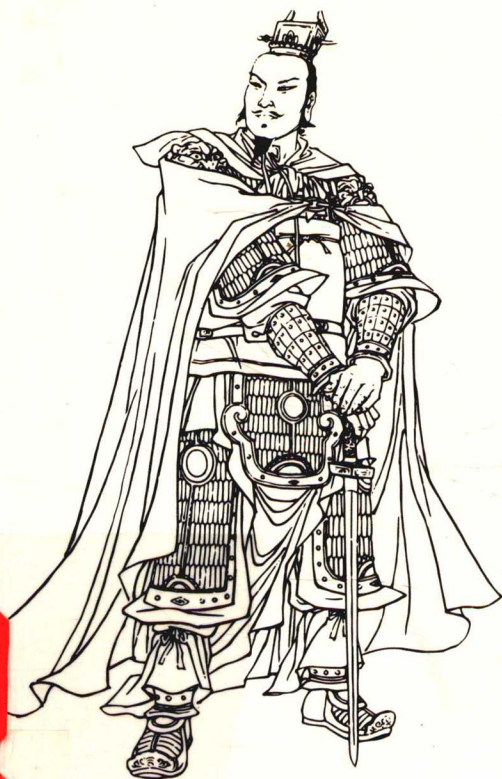


轻历史阅读系列 Relaxed History Reading

○○○



解读兵圣韩信
传奇一生

忍者为王

华炜^著

他是 **西汉开国功臣**，中国历史上 **杰出军事家**
与萧何、张良并列为 **汉初三杰**
与彭越、英布并称为 **汉初三大名将**
与孙武、吴起、白起并称为 **兵家四圣**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轻历史阅读系列 Relaxed History Reading

○○○

著
华炜

忍者为王

解读兵圣韩信
传奇一生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忍者为王:解读兵圣韩信传奇一生 / 华炜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378-5014-8

I. ①忍… II. ①华… III. ①韩信(?-前196)—人物研究
IV. ①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24990号

书名:忍者为王
——解读兵圣韩信传奇一生

著者:华 炜

责任编辑:韩玉峰
装帧设计: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32

字 数 242千字

印 张 10.5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5014-8

定 价 32.00元

目 录

- 第一章 身世之谜 001
- 第二章 救命的午餐 006
- 第三章 钻裤裆 012
- 第四章 亡秦岁月 017
- 第五章 保卫项羽 023
- 第六章 跳槽 029
- 第七章 刀下留人 036
- 第八章 追韩信 042
- 第九章 萧何眼中的“狂人” 047
- 第十章 汉王问对 054

第十一章	拜大将	061
第十二章	暗出蜀中	068
第十三章	定三秦	073
第十四章	突变中的东方形势	078
第十五章	东进	083
第十六章	大逃亡中的反思	088
第十七章	力撑危局	094
第十八章	计擒魏豹	099
第十九章	二十一”字新方针	106
第二十章	督军	111
第二十一章	天才与白痴	117
第二十二章	背水一战	122
第二十三章	降燕之策	130
第二十四章	死不瞑目	136
第二十五章	假投降	142
第二十六章	入帐夺印	147
第二十七章	贪功	153
第二十八章	谁害死了“高阳酒徒”	159
第二十九章	救援	165
第三十章	两个大胆鬼	170

- 第三十一章 智斩龙且 176
- 第三十二章 十大罪状 181
- 第三十三章 怒封齐王 187
- 第三十四章 天下三分 192
- 第三十五章 相背,贵不可言 198
- 第三十六章 不忍拒汉 203
- 第三十七章 鸿沟议和 208
- 第三十八章 讨价还价 214
- 第三十九章 十面埋伏 220
- 第四十章 四面楚歌 227
- 第四十一章 虞美人的不安 233
- 第四十二章 楚霸王末路 238
- 第四十三章 左迁楚地 246
- 第四十四章 南宫论功 252
- 第四十五章 还故乡 257
- 第四十六章 一个不能忘记的朋友 264
- 第四十七章 诡计 270
- 第四十八章 云梦惊变 276
- 第四十九章 打残韩信的真实原因 283
- 第五十章 陈豨叛乱 288

第五十一章 韩信其实很疯狂 293

第五十二章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298

第五十三章 淮阴侯后裔 304

第五十四章 韩信的死谁来埋单 309

附录一:淮阴与淮阴流传的故事 314

附录二:韩信生平及大事年记 322

第一章 身世之谜

淮阴(今江苏淮安),踞于苏北平原中部,古淮水从其北境流过。

紧依淮阴城下的是淮水一浅湾,水面辽阔,方圆千亩。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初冬的一个下午,岸边有个身着蓑衣,挂着一柄长剑,头发有些散乱的年轻人,手提着鱼竿,一动不动地立于湾头垂钓。

“找你,大家都快急死了!”一中年汉子急切地走过来,责备他怎么还在这里钓鱼,莫是在学姜太公?要他赶快回家去。

年轻人叫韩信,十八九岁,身材高大,面庞略显瘦削。近来,他常和一帮人聚集在淮阴射陂草荡中,习武学兵。昨天回到淮阴家中,得知母亲被一帮秦卒打伤,伤情很重,悲愤之情难以言表。今天特意来到河边,想钓上几条鱼儿,为母亲熬上一些鱼汤。此刻,他隐约感到母亲有什么事,不敢多想,也不再多问,收起鱼竿同来人一道回去了。

穿过淮阴市口,来到城东下乡南昌亭,韩信的家在道口旁的一间破草屋。

来到门前,那人轻轻喊了一声,随即从屋内走出一位胡须花白的老者,瞪大眼睛,劈头盖脸将韩信怒斥一番:“小子!还知道回来?这么大了也不成家,粮不粮,莠不莠,成年累月在外面鬼混,当你母亲

被秦人痛打时,到哪里去了,你母亲盼着你流干了眼泪,你回来却去钓鱼,这是一个孝顺儿子?淮阴人从来没有孬种,血债血偿,要为韩母报仇!”

韩母被打一事,虽是韩家个案,却带有那个时代的固有色彩。秦的严苛法度,无尽的徭役,残暴的统治,旧六国的人们忍无可忍,摩拳擦掌。

韩信也不答话,惊惑地睁圆了眼睛,惴惴不安地扑进了小屋。透过昏暗的光线,发现已合上双眼的母亲被安放在草铺上,面部血肿,嘴角血迹斑斑。“母亲!母亲!”他急忙上前抓住母亲的手,本能地跪在地上,号啕大哭,撕心裂肺!韩母是韩信唯一亲人,过早的死亡,他措手不及,没有太多的心理准备,太阳陨落了,天不会亮了!

韩信约生于公元前230年,这一年,以秦国的纪年来计算,是秦王政十七年。

他出身时,淮阴属楚国东部的淮楚地区。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这里便成为秦的东海郡淮阴县。因此,就韩信的出生地来说,韩信是当时战国七雄之一的楚国人。不过从姓氏看,在那个六国崩塌的年代,其姓氏还保留着血缘和身份的记录,为官者以官为姓氏,士大夫以封地为姓氏,诸侯王族以国为姓氏。韩信姓韩,应该和战国时韩国王室有一定的关联。

史记中也有这样的记载。韩信为平民时,家境贫寒,生活困顿,遍尝了世态炎凉,他既穷又没有钱,社会表现也不好,地方招募吏员时不被录用。他不屑于经商,又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经常吃上顿无下顿。但他却是个另类,常常挂着一柄宝剑招摇过市。可是,那个时代

冶金技术并不高,铸一把剑很不容易,也只有王族或者贵族才有能力和资格拥有。

然而,那时人们对韩信身世已不太了解,他的父母是谁,似乎没有人知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史学家司马迁在记述中,也只能寥寥数语,一笔带过。这主要是因为年份久远,人们记忆中的一些史实已经模糊不清。

其实,韩信的身世在古时已有一种比较明确的说法。譬如,中国传统蒙学读物、明代大学士李廷机所著《五字鉴·秦纪》中称:“韩信乃韩国之后。”同样,近几十年来国内还陆续发现明朝天启年《淮安府志》《凤山县志》《东兰县土司族谱》,以及韦姓、何姓和韩姓一些家谱,均指出韩信为落魄并胸有大志者,他的父亲为韩国襄王仓廪出二公子,韩虬虱之孙。

当时,韩国发生政变,留在楚国做质子的韩虬虱没有当成韩王,被迫留在楚国,等待恢复韩国贵族身份。可是不久,韩国就被秦国所灭,设为颍川郡。几年之后,秦将王翦包围了楚都寿春,又灭亡了楚国。身为韩国破落王族的韩信父亲,和许多宗亲一样,为躲避秦军的追捕,继续向东南逃亡,辗转途中散落在偏远的古淮阴,其妻生下韩信。由于韩信特别懂事,又聪明过人,韩父从小教他熟读孙子兵法,并被寄予反秦复国的厚望。可是,在韩信十二三岁时,韩父被秦兵拉去修筑长城,多年过去,一直查无音信,生死不明。事实上,万里长城之下,白骨成堆,还有几人能够生还?父亲离开后,韩信与母亲相依为命。韩母为了将韩信拉扯长大,她已变卖了所有首饰和家当,靠帮人打零工,在酒肆店堂中干杂活,挣钱养家活口,孤儿寡

母也实在不易。

入夜，韩信将讨来的两碗稀饭，供奉在韩母的遗体前，自己哀切地坐在那里。黎明来了，屋内的小油灯依然一闪一闪地跳动着，韩信仍低着头坐在那里。

昨天那位老者转来，不满于韩信的表现，韩母为了把他拉扯大，吃尽了苦头，现在被秦人打死，他却无所表示！韩信看了老者一眼，目光再转到母亲遗体上，悲愤地咬着牙，嘴角流出血。他真想告诉大家，他家两代人在淮阴蛰居多年，渐习淮地习俗，但他们的理想依然是复国，做亡国奴很悲惨，要兵革，要抗暴，这是与生俱来的全部动机！这些能说吗？说了又有什么意义？

老者催问韩母的安葬事宜，韩信思而少言，要将母亲埋葬到八里荒去。秦汉时，人们很相信风水，选好阴宅阳宅以利个人及家族的兴旺发达。此言一出，屋子里人无不吃惊。

八里荒在淮阴城东北，是个连狗都不去的大荒！大家认为韩信没有血性，又狂妄无知！但韩信坚持自己的想法，现在虽很穷，总有发达的一天，而空旷的大荒，是一块行营高敞的风水之地，放眼望去，将来可以置上万户人家为自己的母亲守墓。

老者怒不可遏，这不是痴人说梦？一个如此糊涂的小子还能名扬天下？人们阻止了老人的发火，称韩信虽没有什么大本事，也不要怪罪他，快些下葬入土为安吧！

清晨，寒风凄惨，停在枯树上几只老鸦“呱！呱！”乱叫。在大家惊愕的目光中，韩信抹去泪水，找来芦席裹住母亲的遗体，放在一辆破旧的牛车上，举着招魂草幡，并在几位邻人的帮助下，踏着荒野，一

头老牛“吱吱”将灵车拉向八里荒——

韩信葬母一事在淮阴引起不小的轰动。时隔八十余年后，当司马迁造访淮阴时，人们仍念念不忘，但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

此时，韩信已成为楚汉争战中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以杰出的军事才能，辅佐刘邦崛起蜀汉、席卷关辅，由弱变强，仅用四年时间，打败了不可一世的西楚霸王项羽，建立了强大、统一的汉王朝，为刘邦夺得政权立下了头功，又因功高盖主，被皇后吕雉杀害在长乐宫钟室。一个辉煌的人生却换来悲惨结局。

回首往事，面对着高大的韩母墓，淮阴人对司马迁说，他们既同情韩信的人生遭遇，更尊敬韩信当年的所为，说他即使为一介平民时，志气也是和平常人不一样，自小不凡，人穷志大。

第二章 救命的午餐

韩信葬母的举动，人们议论纷纷。

在议论声中，唯有南昌亭长还能体认。秦朝地方行政建置为乡、亭、里。亭长则为乡村十里治理民事的长官，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大乡乡长。

南昌亭长年近五十，黄面鼠须，却是韩信第一个“粉丝”。他觉得韩信小小年纪，竟有这番举动，与众不同。又见韩信庄重自然的神态，文雅适度的谈吐，心里很是佩服，他劝韩信去他家寄食。

寄食养士是春秋、战国时的遗风，食客经常寄居权贵门下吃闲饭，往往伴有一定目的。韩母去世后，韩信在淮阴已是孤身一人，考虑到为母亲守孝，不该远游，在淮阴生活也无着落，于是一拍即合，决计先来南昌亭长家填饱肚皮。不过，亭长妻子开始还能沉住气，但半年下来她愤怒了，每天准时准点来蹭食，家中就是一座山也会被吃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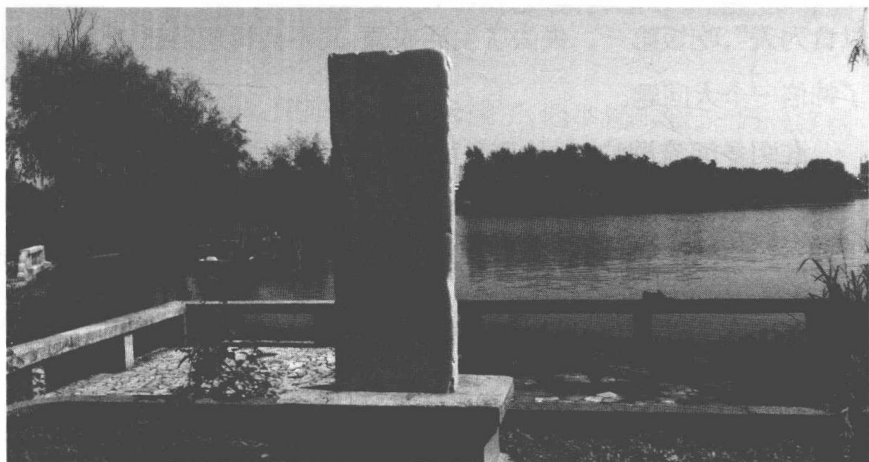
要不要将韩信继续留下来？一次晚饭之后，妻子和南昌亭长争吵起来。

“半大小子，吃死老子。”亭长妻子气愤不已，“韩信穷得叮当响，

却挂着一柄剑，趾高气扬，来了这么长时间，白吃白喝不做事，太不要脸了。”她指着南昌亭长的脸称，韩信成天使刀弄棒，看什么兵书，到时捅了娄子，你亭长捋了是小事，让人说你包庇犯上作乱、图谋不轨，这可是杀头灭族的事！

大度的亭长知道妻子生气，小心赔笑。现在，撵走韩信未免面子上过不去，外人问起来还不太好说。况且，韩信虽大大咧咧，这只是表面现象，他年纪不大，却勤于苦读，志向远大，在我们家寄食的，大多是劳碌庸作，只想混口饭吃。南昌亭长劝说妻子，留着韩信虽有一定风险，可是看看天下形势，民之不畏畏，则大畏至矣。如果老百姓不怕死想去造反，天下非出大乱子不可，交结一帮有用之人，留条后路才是明智之举。

南昌亭长想岔开话题，亭长妻子伸手就是一个巴掌。韩信同流



韩信钓鱼台

浪汉还有什么两样，贫而无行，能有什么出息？再说，是秦的天下也罢，不是秦的天下也罢，他都翻不了天，就是翻了天，做个万户侯也没有人稀奇。妻子不依不饶，问亭长到底撵不撵韩信？

翌日清晨，当韩信匆匆来到他家就餐，走到饭厅时，见桌子上碗筷横七竖八，狼藉一片，只剩一点残羹。

怎么尚未到卯时已开过饭了？韩信觉得蹊跷，通常不是这个样子，他又走到厨房，见亭长妻子正在刮锅洗碗：大嫂！没有剩饭吃了？

今天来晚了，早饭我们在床上吃过了。亭长妻阴阳怪气，看都不看韩信一眼。

床上吃过了？韩信愤怒了，她家玩得是小人伎俩，在撵自己走！

狗眼看人低，太小瞧人了。韩信眉头频蹙，嘴角蠕动，士可杀不可辱！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口。随即拂袖而去，从此不再和南昌亭长家有任何来往。

现实的无情、日子的窘困是多么难以想象的事情！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失去了生活来源，又不会料理自己，吃饭就成了韩信一个大问题。

淮阴多河流湖泊，自从离开南昌亭长家后，为了维持生计，韩信只好提着钓鱼竿，来到城外河丘蜿蜒的浅水滩以钓鱼谋生。

这一天已近晌午，午饭钱还没钓到，面容憔悴的韩信必须在河边继续钓下去，希望能钓到一条大些的鱼。他强忍着饥饿，眼前却金星直冒，忽然鱼浮子动了，连忙提竿，只是一场空欢喜，原来是一尾小鱼在捣乱。他重新放上诱饵，换了个位置把鱼钩投入水中。

那个钓鱼的，钓鱼还要看书，估计那鱼大概也是钓不上来的。只

见几位漂洗纱絮的妇女两腿浸在河水中，一边用力捶打纱絮，一边议论钓鱼的韩信。已大中午了，他也不回去吃饭，肚子是铁打的不成？一位大嫂故意作弄地喊道：喂，钓鱼的，鱼儿咬钩了！

韩信闻声急忙提起鱼竿，一看无鱼，忽然听见传来的笑声，循声望去，大嫂笑得前仆后仰。韩信情知上当，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他提起鱼竿想换个地方下钩，可刚走十来步，竟感到天地旋转起来，眼前一片漆黑，一头栽倒在河堤旁。

见韩信倒地，她们连忙放下手中的纱絮，急忙跑来扶起韩信，钓鱼的，怎么啦？少许，韩信轻轻地发出呻吟声。见韩信脸色煞白，满头冒汗，嘴角淌出黄黄的黏黏的水时，一年长的漂母大娘恍然大悟，哎呀！这孩子是饿昏了，快将罐子里的稀粥拿来。

大嫂从柳筐中的陶罐里倒了半碗粥汤递过来。当闻到粥汤香味时，韩信嘴微微动了动。他觉得自己似乎从半空中飘来，一阵恍惚过后，听到有人在呼唤自己，仿佛那声音由远而近，漂母面庞渐渐清晰起来。

韩信揉了揉眼睛，便挣扎欲起，太饿了，他举起陶罐，一口气将剩下的稀粥喝光。

漂母大娘笑了。

漂母十多年前，从北方逃难而来，丈夫和孩子先后死了，官兵强占了她的屋子，她没法活下去，又逃到这城边，给城里大户人家漂洗丝麻棉絮，挣几文钱糊口。她姓什么？叫什么？没有人知道。她年复一年，风里来雨里去，腰背已累得很驼，人们出于对她的同情、尊敬，都亲切地称她为漂母。这几天，她见韩信终日垂钓，出于对孩子

怜悯,她便有心帮助这个孩子。此刻,她忍不住问起了韩信的家事,韩信一一吐露真言。

韩信悲惨的家世让她唏嘘。秦汉时王子王孙多失国,像韩信这样沦落到社会底层,最容易勾起妇女的怜悯之心。在谈到南昌亭长家时,漂母安慰说,南昌亭长老婆不是个东西,好在自己手脚尚便,每日漂纱洗絮还能度日,只要韩信不嫌,每天来这里,粗茶淡饭吃些,等日子有了转机你再离去!

漂母的日子也很难过,韩信两眼噙着泪花,翕动着嘴唇,在几近绝望中能得到漂母的帮助,他感动地一时说不出话来。从此,韩信每天中午按时到漂母这里蹭饭。漂母白天为人漂洗纱絮,夜间还要帮人纺纱织布,还捎带着为韩信缝补浆洗,关照他安心学习。一老一少,亲如母子,这对韩信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每当他看见漂母背着自己捶腰、咳嗽的时候,心里便像针扎的一样,但他从漂母的神情中,读出了慈母一般的关爱。

一晃三个多月过去了。一天饭后,漂母对韩信说明天我就不来了,以后吃饭问题你要自己想办法解决。韩信忍不住对她说:“谢谢大娘,韩信如有出头之日,一定会用千金来报答您!”

咳!何出此言。漂母头脑很实际,像韩信这样没有谋生的本领,也不肯放下身子,不从小事干起,真为韩信着急。她生气地说:“男子汉不能自食其力,还说什么千金报答?给你一口饭,救你一条命,是哀怜你这个王孙罢了,哪里指望你将来的报答!”

漂母的话如同一记耳光,打在韩信脸上,强烈震撼着心灵,让他羞愧难容。但他明白漂母大娘气愤的真正含义,人不能只生活在理